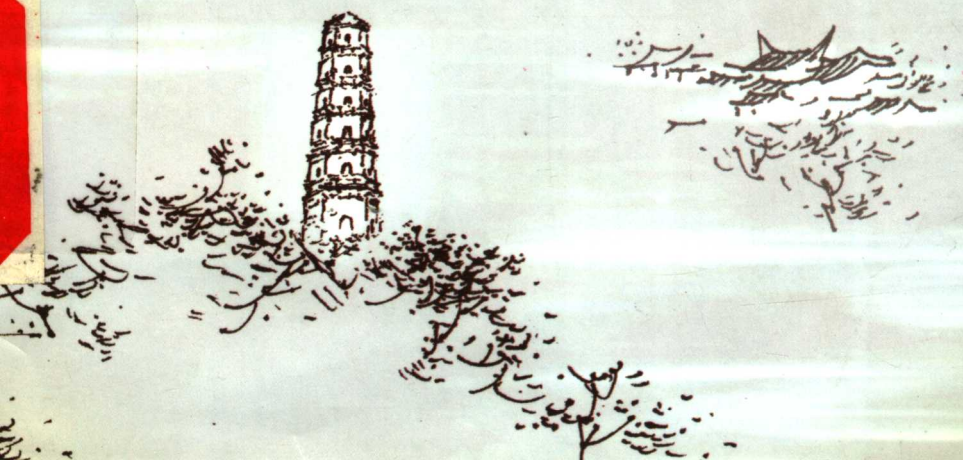


天台山笔记

与远年灵魂的对话

刘长春 著



I267/1286

天台山笔记

与远年灵魂的对话

刘长春
著



21547273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台山笔记/刘长春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
ISBN 7-02-002826-8

I. 天… 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2429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0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3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3.80 元

好山雄歷三千界
西屬常結
五百溪雲際
指盡深處見
隔溪鐘鼓聲

付長卷





作者像

序

邵燕祥

我常常觉得抒情文字好写，只要确有真情，不是虚情，不是矫情，那末登山临海则情满于山海，执笔为文则情见乎词，似乎不须借助于多少技巧。而叙事写人不同，要写得好看，进一步，耐读，就需要一点功夫。

以前读过长春的《旅途》，主要是写家乡。他的故乡叫路桥，天下何处无路桥，但这一处路桥，他如数家珍，他说东说西，却只是为了抒情，一切景物风物人物从他笔下数过，都寄托着他的乡情。

我还读过他的《山水境界》，在他描述的江南山水的风情中，感受到自然人性的真淳，有一分心平气和的宁静。

这回的《天台山笔记》不同，在他笔下蜿蜒

的历史画面里,又让我看见了一个深情的跋涉者的身影。刻苦勤奋而又富有才情的作者,把他欣赏的台州古人一一推了出来,这是他读史读书,与古人为友,再把这些异代不同时无从谋面但神交已久的人物,转介给我们。这里面且有我过去从不知道的,“士有死而不失义”的“江南奇士”齐周华,还有差不多与徐霞客同时,留下三部重要的人文地理学著作,但因《四库全书》未收,故不为人所知的王士性,还有元代诗歌中一位重要的诗人,因为为民请命而最后抑郁致死的陈孚……等等。

寒山诗,我小时候就读过,但《寒山子之隐》这一篇,从寒山一面归隐山林,一面执著地干预人生的事例,又从寒山诗(“元非隐逸士,自号山林人。……猕猴罩帽子,学人避风尘”等等)透露的似乎难言的隐衷,作出他曾经历大悲苦、大变故的猜测,是很发人深思的。历代的隐士,包括大量的所谓化外之人,除了取道“终南捷径”的逐禄虫,以及故作奇行以邀名的之外,多半不过是避祸的难民罢了。

对于十六岁就沦落风尘的才女严蕊,作者不仅写了她的才情和痴情,更用重笔写下理学家朱熹为报宿怨,藉口严蕊与台州太守唐仲友“有私”,而对严蕊刑求。这个弱女子说出了许多七尺男儿在棍棒加身时说不出来的硬话:“身为贱妓,纵令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肉食者道德沦丧;则气节操守只能求之于草野间巷之间的社会底层了。

昔说文史不分家,我掩卷时想,像《天台山笔记》这样的作品,又何必强分几分是文,几分是史!虽非句句有出处,但作者并非率意为之。这里有他的史识,有他的选择,他把他深受感动

的，默契于心的人写了出来，比起巨型的传记或小说，短短的三几千字可称“尺幅”，却纳入了一个人长长一生坎坷的命运，沧桑的风景；在精练的笔墨间，不靠向壁的虚构，而靠常识和逻辑，多少打动你一点，启发你一点，让你记住一点什么。

熙熙攘攘，谁还想到历史？为了应试，历史课给人留下的只不过是些年代、事件、人名，甚至荒谬的观点，伪造的证言；然后，那些无血无肉的历史人物，随着他们的名字，像一片片单薄模糊的影子飘远了。于是，在一些人的记忆里，历史沦为空白。

然而，一个人不知历史，一个中国人不知中国的历史，可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故乡有过什么样的突出的好人、坏人，可歌可泣或可悲可悯的人，则虽有故乡无异于没有故乡，“吾不知其可也”。

历史不是抽象的，历史上曾有各式各样的具体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遭际和命运，出入于偶然与必然之间。离开具体的人的命运，也就不容易索解历史的真相。懂得当代有助于理解历史，懂得历史也才能更贴切地理解当代。而这都是不能离开对过去和现在的具体的人的处境，从抽象到抽象地完成的。即使是对思想史上形而上学的题目之研究，“目中无人”也是不行的。

刘长春的这本书，也许会引起不同的反响。然我以为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读，对一般读者而非专家说来，仅仅从增长些历史知识方面着眼也是开卷有益的。二三百年来，人们对三国和北宋的印象，还不是紧紧联系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人物吗？

自然，《天台山笔记》不是小说，它也没有担负全面为台州历

史人物立传的任务,他主要是写“台州式的硬气与迂”所钟的人物,在这些人物身上反射出作者的人格理想。

中国,乃至各省市县乡,有多少历史和现代的人物,值得纪念而湮没无闻,或只知其名不得其详,希望多有《天台山笔记》这样的作品,把影影绰绰的人事变成浮雕,功莫大焉。

目 录

1 序

邵燕祥

- 1 李白之悟
- 10 寒山子之隐
- 20 陈孚之死
- 29 徐霞客之游
- 39 江湖诗魂
- 49 风尘才女
- 58 晚年的跋涉
- 73 骆临海扬州草檄
- 82 寻觅王士性
- 95 文人风骨
- 110 江南奇士
- 119 入仕士子的悲剧
- 127 仙山道源
- 144 隋塔·隋梅

邵燕祥

- 150 国清寺
163 戚公祠
178 古城散记
196 一行到此水西流
206 唐诗之路
221 紫凝之水
228 文坛三杰
257 北固山与卢乐群
271 话说台州式的硬气与迂
- 284 后记：与远年灵魂的对话
289 附录：天台精神万丈峰

奚学瑶

李 白 之 悟

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

公元七百四十四年(天宝三载)的一个夜晚，秋风摇曳着长安街上酒楼昏黄的灯光，路上行人冷清，堆满一地飘落的枯叶。四十四岁的李白喝够了酒，眼看宾客散尽，玉樽已空，便又发作了诗兴，留下《东武吟》，然后告别翰林诸公。次日凌晨，他孤单一一人踏上了长达十载的漫游生涯的旅程。

一路上，他经开封、济南，到达齐州，然后南下江浙。夜里，风在林梢月在天。他睡不着，忽然又想起前些年在江陵时遇到的高道司马承祯和道教中人他的好友元丹丘。他想：世人既然弃我如尘土，那些仙友却是爱戴我的，当初刚和司马相见时，他就说过我“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真是惺惺相惜的意思。此刻，诗

人的胸臆里又汹涌起想像的激情，似乎感到“仙人如爱我，举手来相招”了。于是灯下驰书和元丹丘相约：会稽相会，然后同往剡中，再访司马于天台。

也许是命运使然，也许是少年时代就埋下的对“求仙”、“行侠”生活的向往，注定了他和当时的道教名山天台山结一段长长的缘，好让他清新飘逸的诗雨融入天台山的神魂底魄，滋润着它那古往今来的妖娆；同时也好让诗人找到一块净土，让紊乱和不安的灵魂有一个可以调理的安适地。

他已是第二次来天台了。在他一生遗留给我们的九百多首诗作中，写天台、忆天台的篇章和句什应该说占了相当的比重，这决不是偶然的。

五年前的天台之行和这次“前度又来”，可以说李白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那时，他有过多少的梦想，曾经给自己的人生编织了多么辉煌灿烂的圣光。他不只拒绝了广汉太守的引荐，就连当时读书人所热烈追求的进士考试，他也没有想到要参加。他以“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而自许，指望一日“出则以平交王侯”，一向自比大鹏、良骥。想到这里，一丝苦涩悄悄地爬过他的心头。但是，他没有过多地陷入人生的得意与失意交织的往事的回忆中，而在想像着这次旅行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感悟。

他想起五年前登天台山，走的是晋时永嘉太守诗人谢灵运开通的水路。那是一条让人至今难以忘怀，美丽和宁静得可以过滤人世多少浮躁和俗气的水上风光旅游线呵！那一天清晨，他从始宁（今嵊州）出发，乘坐竹筏，溯流而上，经鉴湖、若耶溪、剡溪、灵溪、金溪，直达石梁。这二百多里长的水路，诸峰耸拔挺

秀，层层叠叠群集在幽寂的溪流周围，衬着重重山影，满山浓黛消溶在清流里。水中有山，山中有水，恍如置身仙境。弃舟登岸后，他又飞步登上浙东第一高峰——天台华顶山，眺望东海，诗情从心口飞出：

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
门标赤城霞，楼栖苍岛月。
凭危一登览，直下见溟渤。
云随大鹏翻，波动巨鳌没。
风涛常汹涌，神怪何翕忽？
观奇迹天倪，好道心不歇。
攀条摘朱实，服药炼金骨。
安得生羽翰，千秋卧蓬阙。

——《天台晓望》

那时，他从蜀中出发，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访司马承祯到天台，尽管表达了炼丹成仙的愿望，但这不过是诗人的狡黠，在他心中装载着的仍然是激昂青云的志向，剑未出鞘，锋刃未试，他还没有施展他的抱负呢！

他万没有想到，他走过的这一条路，随后走来了杜甫、孟浩然，走来了刘禹锡、贾岛、杜牧，也走来了“中唐三俊”、“晚唐三罗”……以至成为被后人研究不辍的“唐诗之路”；他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于剡中与道士兼诗人吴筠说道、论剑、谈诗、纵论天下，度过难忘的一段日子，有了天台之行后，他的人生将走进一个高潮；他万没有想到，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

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满腹才华，在这远游途中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可以实现平生“相与济苍生”的理想了。

事情是这样的：李白与吴筠在剡中分手后，吴筠应唐玄宗之召入京，趁这个机会向唐玄宗推荐了李白。另外，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也听到过李白的声名，很愿结识他。

事后李白也说，当时他“名动京师”，这是一点不假的，李白也确实怀着满身的才能。他的诗，贺知章读了，赞赏“可以泣鬼神矣”；他还会论兵击剑，“托身白刃里，杀入红尘中”，可谓骁勇一时；他又善书法，黄山谷说他草书的风格“大类其诗”；善饮酒是不用说了，当时人就称他为“酒仙”；并且还会鼓琴；又健于谈论，人们称赞他的谈论叫“李白梨花之论”。面对唐玄宗接连三次下诏，他是喜形于色、踌躇满志。尽管出了远门刚回到家里，他也顾不得妻儿的牵衣挽留，也没有拿“问我西行几日归”的叮嘱往心里去，好男儿志在四方嘛！他仰天大笑出门去，著马快鞭地走向了长安。

现在，从少年时代开始堆积起来的那些学问、见识、韬略可以派上用场了。李白想到，有多少计划等待着他去实施，多少事业要在他的手里成就，他真的跃跃欲试了。可是，他毕竟是太天真太单纯太不知天高地厚太不知朝廷深浅宦海底细了。天宝年间，那个中兴之主唐玄宗，不仅陶醉于他自己“开元盛世”的治绩，也陶醉于身边权臣的阿谀逢迎。他开始沉湎于女色，也沉湎于享乐。他把朝政大权交给了自己的宗室，那个历史上有名的“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使其有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资本。《旧唐书》说：“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与之善者，虽厮养下士，尽至荣宠。”当年，大诗人杜甫怀着“致君尧舜

上,再使风俗淳”的火热的政治抱负,从洛阳来到长安,参加京城的进士考试,但是这一考试在李林甫的把持下,竟无一人及第。奸臣当道,欺上压下,蜿蜒嘲龙,鱼目混珠,政治已不再清明。李白是看在眼里的,他曾经批评唐玄宗“彼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由于唐玄宗喜欢斗鸡的游戏,在长安设了“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饲养和训练成千的雄鸡;其余诸王家、外戚家、公主家、侯家,都用高价买鸡,上行下效,遂为一种社会风气。对于擅长斗鸡的人,皇帝特别爱幸,都赏做大官。当时,长安城就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老百姓也是看在眼里的。尽管初到长安时,李白曾受到唐玄宗隆重的接待,而且还“问以国政”,让他做翰林供奉,也就是相当皇帝的顾问。但是,李白很快失望了:他不过是这个朝廷豢养的一个御用文人,宫廷荒淫生活的一个点缀!仕途上要有理性的克制才能稳健地一步一步走下去,而他的骨肉里流淌的是诗人的血脉,他那豪放浪漫的个性和激情的挥洒也不懂得约束和收敛。“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捧砚”尽管是千古美谈,却实实在在让他得罪了不少朝廷权贵。他不是政客,没有奴颜,没有婢骨,没有手腕,有的只是才能,如果说还有什么,那就是正直!他不满奸恶卑劣的人物窃居要津,不满贪官污吏的到处横行,他斥责他们简直就像古时的盗跖一样!他的正直没有人赏识,说了也等于白说。在他们眼中,你李白算什么,没有你李白日头不是照样从东边出来吗?当初,唐玄宗入召李白,无非是图个“招贤纳士”的美名,现在可是另一种想法了,说他“非廊庙器”。而李白呢,总感到自己的曲高和寡,又要受到别人的猜忌,小人的是非搬弄和诬陷,更受不了朝廷的那种拘束,对于他来说,没有比这更失望更

痛苦的了。那一天，他刚刚下朝，就作诗说：“何由返初眼，田野醉芳樽。”还不到三年时间，他就过不下日子了，心灰意冷厌倦了，就想放松自己离开长安了。

从此，他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始终是封建社会文人的三个坐标。在唐朝，由于盛唐以来逐步形成的安定富庶的社会环境，培养了青年人对事业和功名的强烈追求的理想与愿望。他们希望走进长安，走上仕途，走入中央统治集团的中心，干一翻惊天动地的事业，李白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是真正有才能的人，真正能走进去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即使走进去了，又看到官场并非如原来想像的那么美好，那么纯粹，那么简单，不时地纠缠夹杂着肮脏、卑鄙的人和事，能够出淤泥而不染，清醒地走出那个“围城”怕又是更为罕见。李白仕途的失意，走出长安，其实是李白人生的幸运，也是中国文学的幸运。如果不是这样，在李白遗留的诗作中，那些平庸的在朝廷上应制的诗作的比重还会多起来，而诗人的光芒却会黯淡下去。试想，如果玄宗对李白加以高官、晋以厚爵，侍于皇帝左右，甚至在大内赐以豪华宅第，再赐以专用牛车，钟鸣鼎食，成为肉食者，那末，中国历史上，虽多了一个显宦，却少了一个伟大的诗人。这种情形，历史上并不少见。中国有句古话：“诗必穷而后工”。作诗为什么必须先“穷”？这里的“穷”不一定指的是没有钱，主要指的是倒霉。不倒霉，就接触不了社会基层，就无法了解民间的疾苦，就唱不出人民的心声。没有切身经历和宏观观察，是概括不出这句话来的。李白何尝例外，不然，就不会有《古风》、《北风行》、《秋浦歌》、《远别离》、《将进酒》、《答王十二夜独酌有怀》和歌颂